



白族作家丛书

BAIZU ZUOJIA CONGSHU

当代中国少数民族著名作家经典

主编 ◆ 赵寅松

情系大理

杨苏卷

人民出版社

白族的神话传说与其他民族的神话传说一样古老；
白族的民歌与其他民族的民歌一样丰富；
白族的作家文学与其他民族的作家文学一样源远流长！

当代中国少数民族著名作家丛书

情系大理

杨苏卷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情系大理. 杨苏卷: 白族作家丛书/赵寅松主编; 杨苏著.
-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3.1
ISBN 7-105-05383-6

I. 情… II. ①赵… ②杨… III. ①白族-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③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04695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若龙文化工作室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7.25 字数: 130 千字

印数: 0001-1500 册 定价: 18.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经济文化编辑室电话: 010-64228001; 发行部电话: 010-64211734)

当代中国少数民族著名作家经典

《白族作家丛书·情系大理》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编：杨 明

主 编：赵寅松

编 委：施立卓 尹明举 王子荣 段 伶 赵定甲
高万鑫 李 公 张建雄 张云霞

主 办：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



情系大理·杨苏卷

锦绣苍洱 华彩诗文

——写在《白族作家丛书·情系大理》出版之际

《白族作家丛书·情系大理》出版了，这是大理白族自治州的一件喜事，也是白族同胞的一件喜事！我们谨代表州委、州政府向白族作家表示衷心的祝贺！

白族是一个勤劳的富有智慧的伟大民族。她虽处洱海流域一隅，却能以开放的胸襟融汇中外文化之精华，勇开云南风气之先，并以自己对文明自由、对进步文化、对山水自然的热爱和追求，在泱泱中华的历史进程之中，在中华民族团结史、进步史的宏伟篇章中，谱写出了属于自己的精彩一章。

白族善于学习先进文化。一部白族文化发展史可以说就是一部白族对中外先进文化，尤其是对中原及汉族先进文化学习的历史。正因为有这样开放的心态和虚怀若谷的胸襟，在历史的各个时期，尤其是改革开放的今天，它总能把握和追随时代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与时俱进地使自身得到同



当代白族作家丛书

步发展。这一特点充分体现在本丛书所精选、辑录的这些白族作家身上。正是对中外文化的学习，正是与民族、时代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使得作为白族知识分子杰出代表的这些作家和学者，取得了无愧于自己所出生的民族和人民的辉煌成果。

白族善于兼收并蓄。她不保守、不狭隘、不自满，对于各种有价值的文明成果，她能以自己朴素而独特的方式加以吸收和借鉴，在保持自身民族特性的同时，使民族文化始终得以跟随时代而进步、发展、丰富，这一点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收录在《白族作家丛书·情系大理》中的这些作家们创作风格各异、创作手法多样，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

白族善于推陈出新。白族在哲学、宗教、价值观念、文学艺术等精神生活领域和在生产方式、日常生活、建筑雕刻等物质生活领域所创造的丰硕成果，无不打上一个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民族的鲜明特色。可以说，民族文化、民族生活、民族情感的滋养和创造力的张扬，正是这些作家能够取得突出创作成就的主要原因。

白族也是一个充满文学灵感、想象力和激情的民族。白族《创世纪》与其他民族的创世史诗一样古老；白族的神话传说与其他民族的神话传说一样丰富；白族的民歌也与其他民族的民歌一样的动人。远在汉代，白族先民就已经出现了精通汉学的文人，见于史籍的有张叔、盛览等，张、盛都是司马相如的学生。唐南诏时期，由于政治统一、经济发展，带来了文化的



情系大理·杨苏卷

繁荣，出现了异牟寻、寻阁劝、赵叔达、杨奇鲲、段义忠、董成、王蛮盛等被称为“高手”的作家和诗人。杨奇鲲的《途中诗》，段义忠的《题大慈寺芍药》，董成的《思乡》、《洞云歌》，“皆佳作”，被收入《全唐诗》。南诏散文中的《与韦皋书》和《南诏德化碑》成为千古传诵的佳作。元、明、清时期，白族作家薪火相接，出现“一时名流蔚起”的局面。元代围绕“孔雀胆”事件，在大理路总管段氏家族中出现了一群诗人，如段功、高氏、阿盖、段宝、羌娜、杨渊海等。他（她）们都会用汉文写诗，留下了一些哀婉动人的诗篇。元代白族作家还有段福、段光、高蓬、王升、段世等，他们都有一定成就。明代的白族作家最多。著名的有杨黼、高桂枝、杨士元、杨南金、李元阳、何蔚文、赵炳龙、何邦渐、赵汝濂、樊相、梁佐、董难、吴懋、何思明、杨琼、孙桐、张相度、李嗣善、苏必达等。

学习汉文学，用汉文进行创作，是白族文学的一个传统。降至清代，诗人词客辈出，文人作家很多。据《随园诗话补遗》、《滇八家诗选》、《滇中琐记》及地方志记载，比较有影响的白族作家就达 50 多人。师范、王崧是全国著名的学者和作家。此外如高荫映、龚渤、谷际发、龚锡瑞、杨履宽、赵廷枢、赵廷玉、杨戴彤、李于阳、师道南、杨晖吉、李崇阶、赵辉璧、杨绍霆等，都有较高成就。

辛亥革命前后，白族地区出现了一批造诣很高的作家、诗



当代白族作家丛书

人和学者，如赵藩、赵式铭、杨杰、张耀曾、周钟岳、李燮羲等。

在当代，白族同样人才辈出：已经谢世的艾思奇、徐嘉瑞、罗铁鹰、马子华、王定明和健在的马曜、杨明、张文勋、欧小牧、杨亮才等白族学者的研究和创作成就，享誉滇云；杨苏、晓雪、张长、那家伦等著名作家、诗人声名卓著、成就斐然；而景宜、严亭亭等后起之秀亦引人瞩目，他们共同为繁荣新时期文学艺术和白族文学艺术创作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将他们的作品精选、辑入本丛书中，既是对其成就的充分肯定和赞誉，也是为了让广大读者更好地领略当代白族文学创作的风采，并以此为契机促进大理白族自治州两个文明建设更上一层楼。应该说，大理州白族文化研究所在这方面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共大理州委和大理州人民政府带领大理州三百三十万各族人民，开拓进取、求实奋进、不断创新，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包括文学创作在内的各项事业成绩喜人、发展态势良好。围绕“把大理建设成为滇西经济中心；中国通向南亚、东南亚国际大通道的滇西枢纽；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旅游胜地；全国两个文明建设搞得最好的民族自治州之一”的宏伟目标，大理州将在建设“民族文化大州”方面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力争在包括文学创作在内的民族文化建设和文化



情系大理·杨苏卷

产业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我们殷切希望能够涌现出更多的讴歌大理白族自治州改革开放新成就、描绘白族和大理白族自治州其他民族新生活的优秀作品；我们也希望涌现出更多的优秀白族作家，并用他们的生花妙笔描绘出一幅幅、一卷卷与大理的美丽风光相得益彰的壮丽图画！

中共大理白族自治州州委书记 刘 平
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州长 赵立雄



情系大理·杨苏卷

目 录

在海滨饭店	1
县城里的一条小街	59
课 本	115
送 粮	120
海岸上的血迹	133
撤退途中	147
没有织完的筒裙	163
相聚在“目瑙纵歌”	174
主要著作目录	219
后 记	221



情系大理·杨苏卷

在海滨饭店

一

1983年雨季，气候乍阴乍晴。

天下着小雨，海面上铅灰色的波涛在愤怒地咆哮。细细的雨滴，使空气潮湿得厉害。太阳从厚厚的云层里挤出半个脸，雨滴立刻变成青灰色的雾。沿海边的水泥路面，被雨水冲洗得挺干净。路上极少行人，没有车辆。

她在这静寂的路上急走，全身上下都淋得透湿。湿漉漉的衣裤紧贴在她身上。头上的那顶麦秸草帽，吸饱了雨水，帽沿沉甸甸地耷拉着，坠得脖颈发酸。她扬起头四周望望，想找个地方隐身，把衣服脱下将水拧干一点，那一定比现在要舒服些。

耳边传来了男人用假嗓唱的白族调：



当代白族作家丛书

小小燕子正飞行，
半路碰上大雨淋，
淋湿翅膀淋湿眼，
满身珠泪连……

声音里充满轻佻的嘲弄，她立刻掀开草帽，寻声望去。渡轮甲板上站着一个头发卷曲，鼻梁挺直，双眼朗朗的漂亮白族小伙子，双手抱在胸前，正晃着一条腿在唱。等她看清他上身穿的确得很好的羊皮短褂以后，终于透过濛濛的雨雾看清了他的面容。她的脸不由蓦地绯红，接着皱起眉头，撇撇嘴唇，几乎要哭了：“刘阿白！你……”

甲板上的刘阿白也看清她就是自己的未婚妻王琼华，霎时愣住了。两个人互相对视着，谁也没有料到竟会在这种场合碰上。刘阿白的眼睛没有再离开她。咳，琼华，你还是这么俏，像雨淋过的梨花。可你为什么要逞能，要和我作对！又碰上这么晦暗的日子里见面！这是不祥的预兆么？老天爷！他忍不住往海水里吐了一口唾沫。据老人说，这可以撵走晦气。

船舱里的一伙白族小青年，拥到甲板上，见了王琼华，就齐声嚷：

“一、二、三，王琼华，红眉毛……”

“未来的女经理，咋个淋成水老鼠了！”

“讲卫生！洗澡！”



情系大理·杨苏卷

“嘻嘻，哈哈……”

“来呀！琼华，给我们服务，打扫好甲板，给你发两元奖金！”

她扫了这伙人一眼，不吭声地走上了甲板。他们高兴极了，有的打唢呐，有的高声吼，有的乐得直笑，今天他们要给这个传说有可能当饭店经理的王琼华一点厉害。不料刘阿白伸出双臂，把众人拦到身后，厉声说：

“娘的！见鬼啦，谁要你们在这里狼嚎狗吠！都走开。琼华，给我洗洗甲板。”他的声调那么威严，他不容许任何人怀疑他对王琼华的权威。

甲板上顿时肃静了。那些白族小伙子都望着王琼华，看她是不是按刘阿白的吩咐洗甲板。

阿白屏住气紧攥住拳头，掌心里出了汗。要是琼华照我的吩咐洗甲板，那我们俩的事还有希望，要不就一切都完了。我祈求大黑天神、李大将军、过路本主^①让琼华照我吩咐的吧，让她好好地洗甲板吧，哪怕她只打一桶水冲冲甲板也行。

琼华眼里，流露出无限的委屈。阿白，你为什么要故意羞辱我？我在你眼里就是一个只供使唤的奴婢么？你为什么不可以轻声地对我说呢？我们俩就这么命定要一辈子冤冤仇仇么？

她的眼睛里突然像飘起了火焰，她快步走过去摘下挂在船

^① 白族崇奉的本村保护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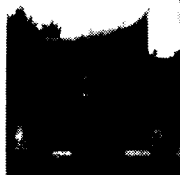


当代白族作家丛书

舷内侧的水桶，放下棕绳往海里打水。刘阿白的嘴角边泛起了一丝得意的微笑。琼华，我知道你怎么能离开得了我阿白！白族女人就像鸡脚上系的草鞋，鸡往哪里走，它得往哪跟！也许，这就是命！

王琼华拎上了满满的一桶水，阴沉着脸瞄了阿白一眼，猛地把水桶举起，盖头盖脑朝他们这伙人泼去。阿白和他的伙伴们猝不及防，本能地往后舱里躲，几个人你推我搡，在甲板上跌做一团。她忍不住笑着走下甲板，扬长而去。

雨水淋着的、正在进行扫尾工程的滨海饭店的十一层高楼，矗立在洱海边。白色瓷砖贴在墙面，乳黄色的圆柱，使饭店异常的雄伟而典雅。那迷蒙的若有若无的雨帘，使饭店在琼华眼中更增添了几分神秘感。望着头戴安全帽，在脚手架上正在安装高层楼水管电路的工人，她怀着几分敬畏的心情在自问：阿嘛嘛！这饭店真的是虎头村庄稼人的啦？我王琼华也有一份了么？哎，这是我们虎头村的饭店，是我们用世代代脸朝黄土背朝天耕耘过的土地换来的，是市里征用虎头村的土地款建造的。往后，不再是土地长出的粮食，用汗水浇灌出来的蔬菜养活村里人了，是靠这幢摩天大楼吃饭啦！琼华感到心里一阵阵痛，仿佛从她心灵上割了一块肉。她想放声痛哭一场，哭那些在阳光下散发泥土芳香的土地，哭那些再也不会生长的绿油油的禾苗。咳，就是你呀，你这幢每天都在变样的滨海饭店！你使我和阿白之间出现了裂痕。我们像连在一块的菜



情系大理·杨苏卷

地，可你就是在菜地上铲开了沟的铲斗，越铲这沟就越宽越深。我多么爱他！村里有多少个年轻的白族姑娘想讨他的喜欢。今天呀今天，难道你真的要把他从我心尖上撕去么？大楼呀，你管我们吃，管我们穿，管我们用，管我们一村老小生老病死的饭店呀！那一天，在海边柳树下的草地上，水里映着月亮，月亮照着水面，天空里没有一丝云，只有几颗特别亮的星。阿白，我伏在你的肩头，你抚着我的手，凑着我的耳朵轻声说：“琼华，这大饭店的经理，你看谁合适？”我回答你：“不知道。”你不相信，我真的不知道。我才不想为这事操心，我只愿像小鸟一样偎倚在你身旁。你笑笑对我说：“你在村里当过妇女干部，她们还听你的话，给她们说说，选姐夫李楞波当好。”“让李楞波去当饭店经理？不，那不行！你没有听说过吗？他两口子都是铁笨篱，什么都只顾往家里扒。我不同意。”你蓦地推开我的手，带着怒气说：“你怎么一会一个样？”我回答你：“姐夫李楞波不能……”你打断了我：“他当经理，我们结婚就在饭店办，又阔气又少花钱。”“村里其他人都这么办吗？阿白呀，两百多户人家没有了土地，就靠这饭店穿衣吃饭！可你和姐夫还不等开张，就打起自己的小九九！你摸摸心口问自己，这对得起全村老小吗？”哎，没想到你一把操倒了我，叱喝：“要这么说，我俩就吹了算啦！”阿白，你知道我的脾性，我服软不服硬。我俩分手了，想不到今天在这种霉楚楚的雨天和船上，我们又碰上了。你不要这么说那该多好，这桶



当代白族作家丛书

水泼到你身上，却凉透了我的心。阿白，你可千万别生病啊！

在灰暗的雨帘里，她苗条的身影，竟显得那么孤独而又凄凉。她的胸口好似被这灰暗的云和雨堵满了，只觉得愁闷得慌。

她走进巷口，一个身材瘦长的白族汉子，扛着两根细长钢管，正迎面走来。她连忙闪到路边，紧贴着墙，好让他从这狭窄的巷道过去。这汉子的头被钢管压得歪扭，他没有看见琼华，只顾急匆匆往前走。

琼华突然大声喊：“李楞波姐夫，你，你等等。”

李楞波喘吁吁地站住。

“把水管扛回去！”她说得很坚决。

“你，你管得那么宽！”李楞波的猴瘦脸儿由红变绿。

“见着我就要管。”

“这是我买的，你管不着。”他迈开步就走。

她上前拽住水管，厉声问：“你向谁买的？”

“你……这……”他张口结舌答不出来。

琼华圆睁杏眼：“你别吃黄豆面说话开黄腔，这水管是饭店的。你看，我爹拉回来时在上面做的记号。”

李楞波哭丧着脸，半晌出不得声。忽然他大声地嚷：“你，你王琼华太多管闲事啦！哼，亏你还喊得出口叫我姐夫咧！我是你什么××姐夫！”

听见吵嚷声，村里的人急出门来看。王琼华的脸涨得通



情系大理·杨苏卷

红：“我是虎头村的人！你把饭店水管往家拿，我就得管……”

她正说，路旁一个屋里走出一个尖鼻子、细腰身、脸上有几点白麻子、一身白族媳妇打扮的女人，上前一把握住李楞波的手：

“楞波，男不搭女斗！你看人家是什么人！烂船拆了还有三斤钉，你惹得起么！还不快进屋去。”

李楞波明白妻子刘阿贞的暗示，急转身随她往家走。王琼华却上前拦住他：“请你把水管扛回去。”

“哟！弟媳妇，还没过门哩，对你姐夫就这么恶，这不合白族妇道呀！这水管又不是从王家大门扛出来。谁要是眼红，有本事自己也去扛嘛！”阿贞说着向周围看热闹的乡亲瞟了一眼。

王琼华气涌心头，刚要张口，想想又忍住性子对阿贞说：“饭店是村里大伙的。你有一份，我有一份。饭店要是通不了水，我就到法院检举，是你家把水管扛走的。该怎么办，你们自己掂量。”

她说罢转身就要走开。

阿贞急对男人吆喝：“你这惹祸精，明明扫把星挡路，你还敢把水管往家里拉！你不怕死了没人收尸，让老鸱啄饿狗啃么！”她把水管从李楞波肩头上掀到地上，发出哐哐当当的响声，拉着男人的手走开了。

几个乡亲上前劝慰琼华：“算啦！琼华，牛群里跑不出马